



栗谷全書

二十五

聖學輯要

三十七

~16  
2426  
25





和  
2426  
37-25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六目錄

聖學輯要八

聖賢道統第五單章



聖賢道統 卷二十六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六

聖學輯要八

聖賢道統第五章 章一

臣按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道統攸始書契以前茫乎罔稽八卦肇畫人文始宣故謹依謨訓兼考史籍略述于此始于伏羲終于朱子以著修己治人之實迹先觀功效後稽實迹則可以不昧於所從矣

古者包

庖

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繫辭下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朱子曰俯

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

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乾健坤順震動艮止萬物之

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震為雷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史略曰太

昊伏羲氏風姓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

庖廚故曰庖犧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

節齋蔡氏曰耜耒首也耒耜柄也○漢上朱氏曰

炎帝時民厭鮮食於是始為耒耜以教天下故曰

神農耨除草也○史略曰炎帝神農氏姜姓始教

耕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

建安丘氏曰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

食雖足而禮義未興於是三聖人者黃帝堯舜仰觀俯

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

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

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歟○史略曰黃帝軒

轅氏公孫姓又曰姬姓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



官之書命大撓占斗建作甲子容成造曆隸首作  
 算數伶倫造律呂○易繫辭傳曰剡木為舟剡木  
 為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  
 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臣按黃帝之後有少昊顓頊帝嚳三帝皆聖  
 賢之君而繫辭只以黃帝堯舜為言故今以

帝堯接乎黃帝焉

先賢論道統也亦未嘗及於三帝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論語下同

朱子曰惟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  
 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  
 準言與天等也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史略曰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子黃帝玄孫其  
 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子曰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  
 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惟堯則之

此則字是



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史略曰帝舜有虞氏姚姓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音愈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才子八元八凱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子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舜命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虞書大禹謨下同

蔡氏曰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



當為故曰事舜推其功以美之也○史略曰夏后氏禹姁姓鯀之子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之勞身焦思居外八年過家門不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註已見上○蔡氏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

朱子曰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

以位為樂也○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成湯誕告萬方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商書

蔡氏曰簡閱也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史略曰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湯始都亳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復歸湯如是者五桀貪虐國人大崩



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

朱子曰詩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於容言於

歎美辭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

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

其目之大者也○史略曰周古公后稷少子季歷

娶太任生昌有聖德立為西伯諸侯歸之三分天

下有其二武王既為天子追尊西伯為文王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論語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范氏曰文

王之德足以代商大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

焉所以為至德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

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

武王纘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纘繼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

一著戎衣以伐紂也○史略曰紂寵妲己其言皆

從厚賦稅廣苑臺為酒池肉林為長夜之飲重刑

辟為炮烙之刑諸侯多叛西伯卒子發立是為武



王率修西伯緒業十三年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之紂  
敗于牧野衣寶玉自焚死王滅殷為天子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孟子同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  
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  
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  
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  
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  
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  
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  
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朱子曰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  
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又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  
無過不及而已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  
古字通用

朱子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  
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



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朱子曰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子曰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歷敘羣聖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

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中庸下同

朱子曰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繼志述事之意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亦孔子語

朱子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右道統自伏羲至於周公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修己治人各極其至

周公雖不居君位亦盡治天下

道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論語下同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朱子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朱子曰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朱子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朱子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又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

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適齊，反魯，定公以



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適陳如蔡及葉楚昭王將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反乎衛歸魯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朱子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下同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

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陳氏曰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麤底道理為末為外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曰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朱子曰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竝育竝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

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論語朱子曰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

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孟子

下同○亦子貢語

朱子曰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

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朱子曰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竝奏八音則先擊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

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右道統至於孔子而集大成為萬世之師由孔子以下道成於己不能行於一時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下同

朱子曰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中庸不可能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朱子曰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曰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

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克己復禮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子曰

其心三月不違仁



顏淵問爲邦

朱子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朱子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朱子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朱子曰取其盡善盡美○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是如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註已見上○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回顏淵名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友馬氏以

參也魯孔子語

朱子曰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註已見上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程子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子思學於曾子作中庸

史記

史記曰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朱子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

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詒後之學者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孟子下同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或曰仲虺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朱子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歷敘



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史記曰孟軻

字子車一說子輿

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

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

子七篇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抑止也兼并之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韓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程子曰仲



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而不校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右道統之傳止於孟子而中絕

臣按道統傳自伏羲止於孟子遂無傳焉荀

卿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王通韓愈之徒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而荀楊皆偏駁毛萇無顯功王通見小而欲速皆少可觀惟仲舒有正謫明道之論諸葛亮有儒者氣象韓愈排斥佛老視諸子為優但仲舒流於災異之說亮近於申韓之習愈疎於踐履之學此所以不能接孟氏之統也

○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詩

延平李氏曰此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濂溪先生事狀曰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姓周氏名惇實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  
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朱子所製濂溪先生畫像贊

朱子曰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  
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  
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  
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  
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又曰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  
閒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  
無閒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又曰先生  
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  
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  
興復開創汛埽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河南程氏兩夫子接乎孟氏之傳

朱子大學序

朱子曰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  
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



明太極圖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  
但二程之業廣耳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朱子所製明道先生畫像贊

明道先生行狀伊川先生曰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

人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

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

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

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

恒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

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

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朱子曰返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

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

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

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

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



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

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墓表曰潞國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留留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所製伊川先生畫像贊

伊川先生年譜曰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不報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同薦劄子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諫官

朱光庭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  
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  
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又曰究先王之蘊達  
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又曰有經  
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以言乎道則貫徹  
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  
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  
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  
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宋史曰頤於書無  
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



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蟲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

橫渠之學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朱子語錄

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早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所製橫渠先生畫像贊

宋史曰張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

帝神宗初卽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

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

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

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其學尊禮貴德樂天

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

禮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

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



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行狀紹興曰

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康定用兵之時先生

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淹公

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

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

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宋史曰載嘗坐虎

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此見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

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

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

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

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

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

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臣按康節邵氏內聖外王之學安且成矣而



先賢未嘗以道統正脈許之故不敢載于此  
程門弟子羽翼斯道者亦多而能荷傳道之  
任者亦不可見故程張之後繼之以朱子焉  
但龜山受學於程子豫章受學於龜山延平  
受學於豫章斯三先生業雖不廣是朱子源  
流之所自故略著行迹如左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不  
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  
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聞河南兩程先生  
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  
生獨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

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豫章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  
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  
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乃知舊日之學非  
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  
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  
先生一人而已○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生有異  
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聞郡人羅仲素先生  
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里人鮮克  
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  
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



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筆墨屢空怡然自適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而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早歲聞道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李方子稱朱子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伊洛淵源續錄

朱子行狀

勉齋黃氏撰

曰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

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

朱子

父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先生幼穎悟莊重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先生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先生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



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



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朝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盡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儉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窮聖賢之經訓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先生



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慎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臣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賢之大成聖人生知安行渾然無迹難可粹學惟朱子積累功夫可取以為模範先學朱子然後可學孔子故詳錄行狀焉

子行狀宜深體功夫之密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行狀中語

勉齋黃氏曰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晦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朝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孰有加於此者乎○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



平正溫潤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埽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功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草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曾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右道統之傳自周子繼絕至朱子而大著

臣按朱子之後得道統正脈者無可的指之人張南軒與朱子為道義之交有講論之功蔡西山以下諸公皆有得於朱子之學故略著行迹如左

宋史曰張栻字敬夫

南軒先生

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

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

宏

五峯先生

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

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

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朱子曰公自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學于

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



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于曾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蔡元定字季通以下皆宋史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

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元定卒熹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材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黃榦字直卿見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質疑請益如熹時○李燔字敬子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



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史彌遠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竝稱曰黃李

臣按朱子之後有真德秀許衡以儒名世而考其出處大節似有可議故不敢收載至於皇朝名臣亦多潛心理學者第未見可接道統正脈者故亦不敢錄

臣竊謂厥初生民風氣肇開巢居血食生理未具被髮裸身人文未備羣居無主齒齧爪攫大朴既散將生大亂於是有聖人者首出

庶物聰明睿智克全厥性億兆之衆自然歸向有爭則求決有疑則求教奉以爲主民心所向卽天命所眷也是聖人者自知爲億兆所歸不得不以君師之責爲己任故順天時因地理制爲生養之具於是宮室衣服飲食器用以次漸備民得所需樂生安業而又慮逸居無教近於禽獸故因人心本天理制爲教化之具於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各得其道天敘天秩旣明且行而又慮時世不同制度有宜賢愚不一矯治有方故節人情度時務制爲損益之規於是文質政令爵賞



刑罰各得其當抑其過引其不及善者興起惡者懲治終歸於大同聖人之繼天立極陶甄一世不過如此而道統之名於是乎立聖人之能爲大君者以其道德能服一世故也非有勢力之可借故聖人旣沒則必有聖人者代莅天下隨時變通使民不窮而其所謂因人心本天理者則未嘗少變不變者天地之常經也變通者古今之通誼也時世漸降風氣不古聖人罕作不能以聖傳聖則大統未定反起姦雄之窺覲故聖人有憂之乃立傳子之法傳子之後道統不必在於大君而

必得在下之賢聖贊裁成輔相之道以不失斯道之傳焉此三代以上所以人君不必盡聖而天下治平者也時世益下風氣淆漓民僞日滋教化難成而人君旣無自修之德又乏好賢之誠以天下自娛不以天下爲憂用人不以德治世不以道於是下之賢聖不能自立於朝深藏不售蘊寶終身而棄義趨利者相排競進上下交征道統之傳始歸於閭巷之匹夫道統之不在君相誠天下之不幸也自此以降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加以異端橫鶩權詐熾興日晦月盲展轉沈痼三



綱淪而九法斃以至於道統之傳亦絕於閭巷則乾坤長夜於此極矣聞有人君或以才智智能致少康而類陷於功利之說不能尋道德之緒譬如長夜之暗燭火之明爾安能撐拄宇宙昭洗日月以任傳道之責乎嗚呼道非高遠只在日用之間日用之間動靜之際精察事理允得其中斯乃不離之法也以此成德謂之修己以此設教謂之治人盡修己治人之實者謂之傳道是故道統在於君相則道行於一時澤流於後世道統在於匹夫則道不能行於一世而只傳於後學若道統

失傳竝與匹夫而不作則天下貿貿不知所從矣周公歿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此之謂也今臣謹因先儒之說歷敘道統之傳始自伏羲終於朱子朱子之後又無的傳此臣所以長吁末歎深有望於 殿下者也今人既以道學爲高遠難行而且以古今異宜爲不易之定論夫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千歲而天地混淪磅礴之形猶舊也山川流峙之形猶舊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及至於斯人之宮室衣服飲食器用皆因聖人之制作以養其生不能闕廢而獨



於天敘天秩因人心本天理亘萬古而不可  
變者則乃安於數敗以爲終不可復古者抑  
何見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伏望 殿下  
志道不懈追法堯舜學以明善德以誠身盡  
修己之功設治人之教毋爲退怯之念所撓  
毋爲利害之說所動毋爲因循之論所拘必  
使斯道大明而大行以接道統之傳萬世幸  
甚



